



阴阳门人

下

谌林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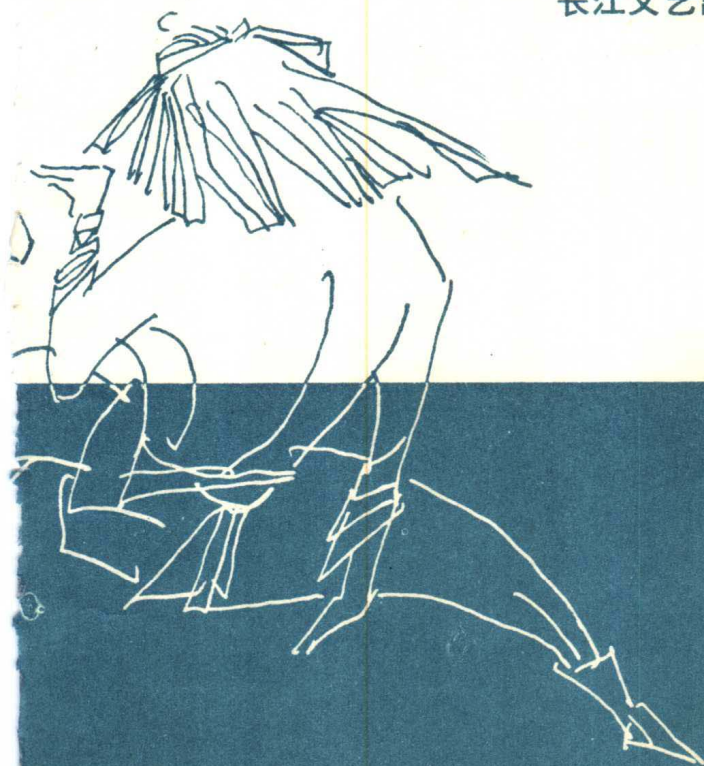
长江文艺出版社

阴 阳 门 人

下

谌 林 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阴 阳 门 人

(上·中·下)

湛 林 著

*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·发行
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)

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

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 × 1092毫米 32开本 28.5印张 27插页 600 000字

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 100

ISBN 7—5354—0389—1/I·331

定价：13.00元(套·三本)

目 录

十四	木叶过江	621
十五	飘遥公主	671
十六	幽人枕宝剑	719
十七	英雄少年	759
十八	炼丹药师	805
十九	生死大劫	851
二十	醉乡一夜头白	887

十四 木叶过江

周行空连续两日，只往北走。眼见得离安乡远了，便缓了行程，好生将养了几天。又找些补品吃了，彻底恢复了精神。就一边研习武功，一边物色上等女子。可是，绝色女子并不好找，周行空心里又不免有些丧气。

春去夏尽，又是秋高气爽时节。只是雨水过多，出门不甚方便。周行空到处转悠，百无聊赖，本想开山立柜，自创一个门派，又觉自己功未大成，武林中威望不高，一时难以慑众，创立门派为时尚早。只有做几件轰轰烈烈的大事，天下扬名，出人头地，那时打出旗号，振臂一呼，谁个敢不响应？

一日，周行空来到荆州古城。秋天万物成熟，市面上摆满葡萄、菱角、鲜藕等物，十分诱人。周行空买些吃了，租了间房子住下，准备在荆州多歇几天。

夜里辗转无眠，又想起了儿子。儿子聪明机智，只要善加引导，将来必可以有所作为。只是被大毒教坏，刁猾顽皮，不知何日才能走上正轨，不禁有些担忧。那大毒真真可恶，

竟然阻我父子相认。只恨自己武功不济，不能取了 他 的 性命。

客棧不远处，有家死了娘的人家，正在做道场。敲敲打打，又吹又唱，周行空愈加睡不着。恰逢荆江发了大水，城里人心惶惶，准备逃难。街上也是人来人往，乱成一团。

忽听店家敲门叫道：“周客官，睡下了么？适才有人送来一件物事，要小人转给周客官呢。”

周行空虽觉奇怪，但仍起来开了房门。见店家手里捧一个木盒子，十分精致，几面都刻了花纹。接到手中，觉木盒甚轻，便问道：“什么人送来的，看清了没有？”

店家道：“那人用头巾遮了脸，手里提个包袱，也没怎么看清。他好象很匆忙，只交待小人几句，便急急走了。”

周行空赏了店家一两银子，关住房门，将盒子摆到桌上，心想，我在荆州一带并无熟人，是谁送来这个盒子？若与我有旧，何不进房见面，叙谈叙谈？莫非盒中有毒，乘我开启之时，毒气溢出，想害我性命？

周行空微微冷笑，屏住呼吸，隔老远发掌，震开了木盒。半晌不见动静。走近一看，见里边仅有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：“今夜三更，在城外江边风波亭中，决一死战。如胆怯畏死，不来可也。”下边并无署名。

原来里边没有毒药。周行空想不出是谁下的战书，正要拿起纸条看个详细，忽然又想，莫非纸上有毒？缩了手掌，拿一把折扇在纸上拭了几拭，雪白的扇面顿时碧绿。周行空冷笑一声，暗自庆幸自己谨慎。

猛然想起在湘西中毒，腿脚肿起，也是碧绿发亮。莫非那姓冯的恶婆未死，竟又阴魂不散，找到了自己的行踪？我

堂堂男子，何必跟那疯婆一般见识，半夜三更赴她约会？若她在风波亭布下什么机关，岂不枉送了性命？

窗外月色清朗，已快到中秋了。周行空又想，若不把那疯子打死，她总要如影随形跟着我，叫我处处提心吊胆，草木皆兵。今夜月光明亮，纵然她布下什么机关，自己也可以识破。江堤开阔，没什么隐蔽之处，不比湘西路隘林密，怕她作甚？不如就走一遭，早些将她除掉，也免去一块心病。

周行空将盒子丢在房屋角落，就要出门。忽听店家一迭声叫苦，急步奔来，带着哭音道：“好不好！周客官，那盒子上只怕有些古怪！哎哟！可怎么得了啊！”

周行空大惊，赶忙开了房门，放店家进来。灯下一看，见店家两手肿起老高，皮肤绿得滴水，急忙问道：“你是说盒上有毒？”他的一颗心已直沉下去。

店家哭丧着脸道：“我先前两手洗得干干净净的，正准备睡觉。这中间只替客官接了那木盒，不是盒上有毒，还会是什么？可怎么得了啊！”

周行空心中发寒，又问：“痒得很么？你再仔细想想，是不是两手挨了别的物事，或吃了什么不洁的果子？”

店家流泪道：“痒倒是不痒。只是这又绿又肿……可怎么得了啊！小人平日最爱整洁，不明不白的东西从不沾边。定是那盒子古怪！天哪，无缘无故，给客官做了替死鬼！可怎么得了啊！”他心中满是怨气，只想大骂周行空几句。由于他平常对人恭顺惯了，一时却又骂不出口来。

周行空打量自己手掌，不见有什么异样，颇感奇怪：莫非那毒发作得慢，自己又有武功，是以一时尚无反应？那婆娘决不会用心去害一个店家。只怕她算准了时刻，让店家将

木盒送给我时尚无中毒症状，使我放心接过。想不到自己万般谨慎，还是中了她的圈套。想到这里，周行空已是怒不可遏，便一掌将桌子打得粉碎，大骂冯小小。

店家见周行空打碎桌子，又满脸凶光，连忙止住唠叨，流着眼泪走了。他本想找周行空再要些银两，连夜好去看医生。不料周行空竟是个恶煞神，哪里还敢开口？只恨自己命苦福薄，也不知中的什么毒，这等厉害，多半是活不成了。心中酸苦，走出几步便放声大哭。

周行空立在灯前，直勾勾望着两手。果然不到一盏茶时分，掌心微微泛绿，慢慢有些浮肿了。周行空灰心丧气，只想一头撞死。自己不通医理，王丹师又隔得遥远，寻常郎中怎医得好苗人蛊毒？若任毒性发作，半月就会性命无存。若要保住性命，便须砍断双手。双手一废，自己十多年来练的那血雨腥风掌，岂不都要付诸流水？还谈得上扬名江湖，做一番事业？那岂不是一场春梦？

万般无奈，周行空只得封了两掌穴道，让毒气暂不散发，慢慢再作道理。想到“天无绝人之路”，“置之死地而后生”这些古话，心里又宽了一些。有道是“吉人自有天相”。自己多次绝处逢生，焉知这回运气不如从前？切切不可失了信心，肉体未垮，精神却先垮了。想到这里，周行空精神为之一振，飞步出了客栈，往荆州城外走去。说不定冯小小真在风波亭等着。她既会使毒，必定也有解毒之法。好歹要将她杀了，搜出解药服下。假如真的到了绝境，自然还是要去石门一趟，凭着自己三寸不烂之舌，将王丹师再感动一回，也不是全无可能。

两掌酸麻，肿得更加高了。周行空心想，那恶女人心计好

毒，明知我为人谨慎，必会提防那盒中有毒，竟将剧毒涂在盒子外面。店家见她自己用手捧了，哪会提防？而我见店家无恙，心中更无怀疑了。吃一堑，长一智。世上有些事表面上看来可以放心，往往需加倍小心。虚则实之，实则虚之。那恶女人将孙武兵法用得如此灵活，叫人防不胜防。虽则令人可恨，倒也还有几分令人可敬之处。

周行空出城后径奔荆江大堤。月白风清，江水滔滔。荆江每年八月涨水，情势十分吓人。堤虽年年加高，但泥沙沉积，河床也逐年高了，竟成了地上水。眼见这番情景，周行空想，一旦堤溃，江水一泻千里，也不知会淹死多少百姓。房屋庄稼被毁，来年春荒怎生得过？那些淹不死的，多半也要饿死。片刻便望见了风波亭。那亭临江而建，四周有几颗高大梧桐，亭中石凳石桌，十分简陋。周行空老远便望见亭中坐有一人，一动不动。于是放慢了脚步，心想首先还是好言求和。若她一意孤行，不识抬举，自己再取她性命不迟。

又走一段，却看清亭中是个男人。周行空微觉诧异。再往前走，月光下周行空见那人面目俊秀，书生打扮，一个褙褙放在石桌上，不正是背剑书生李逍遥么？此刻他正在凝望江上明月，恍惚没有觉察有人向他走近。

周行空飞快转过念头：莫非害我的不是湘西恶婆，而是李秀才？可是他为人向来诚笃，不象会耍奸诈的样子啊！有道是知人知面不知心，说不定他胸有大志，隐而不露，想将我除掉呢？此刻自己已两掌受伤，封了穴道，怎是他的对手？不如悄悄转回，躲他一次。来日方长，报仇雪耻的机会多得很，不必急在一时。

忽听书生说道：“清风良夜，周兄也有赏月雅兴，难得，

难得。何不到亭中坐坐再走？”

周行空打起精神，将衣袖拉得下些，掩住手掌，朗声答道：“又得与李兄相遇，真是有缘。在下正想到亭中坐坐，饱赏大江风月呢。”说罢，哈哈一笑，翩翩步入亭中。

书生并不望他，微微欠了欠身子。

周行空坐下问道：“湘西一别，不知李兄在哪里得意？”心里却在想：“看不出他一脸诚实，竟使小人歹计害我，真真可鄙！”

书生轻叹一口气，说道：“萍踪无定，孤苦飘零的人，哪有得意可言。”说着，他瞥了周行空一眼，又道：“李某有件事情，正想向周兄问个明白。今夜巧遇，当真最好不过。”说着从褙中摸出一张纸来，放在桌上。

周行空接过一看，见上面写着：“李郎！是周行空害了我！此生不能与你见面了！你多保重，另外找个比我好的吧！仓促不及多言，就此永诀了！”纸条皱巴巴的，上面有干枯的血迹。

书生道：“在下不知个中详情，周兄可否解释一下？”

周行空心想，这纸条明明是公孙玉所写，莫非拿她练功之事，李逍遥都知道了，这才下毒害我，邀我决战风波亭？便试探着道：“在下也是莫名其妙。这纸条是在哪里捡的？只怕有人使离间计呢。”一面说着，一面打量书生。

书生似有悲愤，说道：“周兄，你我相识多年，虽不算至交，可在江湖上也是朋友。这张纸条是黄瓜寨一个女仆给我的，你也看出是阿玉所写。究竟怎么回事，周兄只怕比在下更清楚吧？”

周行空道：“公孙小姐我只见过一面，虽有加害之意，但

一则不知她是李兄亲眷，不知者无罪；二则李兄及时赶到，也没铸成大错。这张纸条只怕言过其实了。”

书生冷笑道：“阿玉岂是凭空捏造之人？周兄避重就轻，恐怕还做过不可告人的勾当吧？”

周行空道：“李兄无凭无据，出言伤我，未免太冲动了。周某行事虽然无情，但一向襟怀坦荡。若真的加害过公孙小姐，向你负荆请罪就是，何必隐瞒？”

书生连连冷笑，抓起纸条塞进襟袖中，声音有些发颤地说道：“我与阿玉订过终身，虽无父命媒妁，也算得夫妻了。阿玉对我一片深情，不明不白地失了下落……李某粉身碎骨，也要将此中隐情打探明白！若有奸人害过阿玉，哼！”说着，一掌将石桌一角拍断。

周行空道：“李兄钟情之深，有些冲动，在下也能谅解。想必李兄神功已成，自负绝技，不将在下放在眼里了吧？哈哈，哈哈！怪不得盛气凌人，把旧朋故友当作属下走卒了，哈哈！”

书生悲愤满腔，说不出话来。望着月下滔滔江水，长叹一声。想起自己在黄瓜寨四周转了一月，仍不见阿玉踪影，也不知盘古将她藏在了哪里。私下买通女仆，请她查找，也只得了一张纸条，余情一概不知。阿玉既说为周行空所害，此生不能再见，必定受了重大羞辱，说不定还被玷污……想到这里，书生心如刀割，禁不住滚下泪来。

周行空道：“儿女之情，李兄还需看得淡些……”

书生含泪冷笑道：“在下看得再淡，周兄却看得不淡。否则明知阿玉是我妻室，为何还要加害于她？夺妻之恨，决不敢忘！”

“李兄冤枉好人，岂不令人心寒？”周行空霍地站起，也冷笑道。

书生也站起来，浑身发抖，望着周行空说道：“我虽无凭据，但自思不会冤枉周兄！周兄为人，旁人不知，李某却是了如指掌！哼！”说罢，又猛地坐下。

周行空道：“李兄为人诚直，也不会在战书中使毒了。哈哈！如此卑劣手段，在下自愧弗如！”

书生一怔，随即冷笑道：“李某若不是近日要南下出海，倒真要向周兄讨教几招。李某虽不善与人争斗，但人之所忍，究属有限！”

周行空也缓缓坐下，笑道：“李兄在湘西盘桓数日，就学会了苗人蛊毒，钦佩，钦佩！就算周某死有应得，但干店家何事？滥害无辜，岂不有违令尊遗德？哈哈，哈哈！”

书生心中诧异，说道：“周兄的话，在下听不明白。”

周行空已知那战书不是书生所下。想必那冯小小约我之后，没料到李秀才会坐到风波亭中，她不便走进亭来。那么她此刻必在左近窥伺。若自己与书生动手，她就好趁火打劫，渔翁得利。周行空皱皱眉头，心里边忽然有了计较。

周行空冷笑道：“李兄托店家送我一个木盒，约我今夜三更在风波亭决战。却在盒子上抹了剧毒，害死了店家，也让周某吃了大亏。此时又何必假装糊涂？周某此刻已性命难保，还不是任你宰割？”

书生惊道：“哪有此事？周兄下榻何处，在下根本不知……”

周行空大度地一笑，说道：“敢做敢当，才是真的丈夫。李兄既然疑我，设计加害，也是在情在理之事。不过既言决

战，就不该如此作为。从李兄表面来看，此事周某也万万料想不到……”

书生涨红了脸，急道：“在下怎会使这种手段？何况苗人蛊毒，在下从没见识过。”说时，他眼望周行空，见他双手一直笼在袖中，又道：“此事必有蹊跷。周兄伤在哪里，可否让我看看？”

周行空伸出双手，宽厚微笑道：“宁可天下人负我，我不负天下人。你我朋友之间，如此生疑，在下就以死表白衷肠吧。”他的声调激昂慷慨，又道，“周某交游寥落，李兄算得是我良师益友。交友之道，贵在相知。只要去了彼此隔阂，周某死又何憾？”说罢喟然长叹。

书生于月光之下，见周行空两手肿起，碧绿放光，知他确实中了剧毒而并非作伪，加上又听了周行空言语，心下略感歉然，便道：“阿玉的事，迟早要弄明白。若是冤枉了周兄，在下必当自断一臂谢罪。现下还是疗毒要紧。”他四下一望，沉思道：“这毒定然厉害。不知怎生才能医得？可惜在下不识草药……”

周行空打断书生，说道：“解铃还须系铃人。李兄不肯释嫌，也还罢了。何必又惺惺作态？”忽地哈哈长笑，高声道，“月白风清，江声浩荡。周某在这良辰美景死了，也是快活！”说着，眼中已流出泪来。

书生正色道：“周兄何以一口咬定是我下毒？事关声名，岂同儿戏？李逍遥虽然无德无才，但此种卑劣行径却从不敢为。”见周行空微微冷笑，将头扭在一边。书生站起来道：“在下本领虽不及周兄，但谅必也不用凭借毒药才敢和周兄动手吧？”

周行空叹道：“在下罪有应得，又不敢叫屈，李兄何必辩解不暇？若非李兄折简相邀，周某岂有这种雅兴，半夜三更，来此赏月？唉，只是有一件心事未了……”

书生有口难辩，又气又急。忽听远处呼喝叫骂，跟着脚步声响，有人往这边奔来。书生慌忙出到亭外，见一个女人，披头散发，跑在前面。离她五六步，一个矮胖和尚，紧追不舍。更远处另有一人，步态飘忽，稳若泰山，也往这边走来。想必最后那人顾及身分，才不奔跑。

周行空也步出亭外，认出跑在前边的女人正是冯小小。见她被人追杀，好生欢喜。可一想到自己手上的剧毒，不知怎生才得治好，又不觉有些焦躁。恨不得上前拦住那女人，一举将她击毙。忽听最后边那人声音清亮，高宣佛号道：“阿弥陀佛！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女施主执迷不悟，还要在迷途上越跑越远么？”

那矮胖和尚喝道：“女施主再不站住，休怪小僧手下无情了！”

书生惊叫道：“是姚大爷么？无爱大师！几年不见，想煞书生了！”说罢，迅疾奔上前去。

周行空一惊：后边那人竟是无爱大师？久闻其名，想不到和尚年高体健，竟然还没有圆寂。

无爱大师认出书生，心中快慰，说道：“李公之子英气勃勃，真可告慰故人于九泉了。阿弥陀佛！桃源一别，又是数载。人生三昧，可曾参透了么？”

书生胸中激动，执了无爱大师两手，热浪在体内阵阵滚过，眼眶也潮湿了。正待细说几年详情，却见那女人在风波亭前立住脚，回头扬手打出几件暗器，呼呼生风。矮胖和尚

伸袍袖挥开，以掌合十道：“善哉！我佛好生，女施主却滥杀无辜，岂不作孽？快快撇了凶器，跟我师父走路，去听几天佛法，也好弃恶从善。”

冯小小骂道：“姓姚的！你当我不认得你了？你打死我爹爹，只恨师哥几脚没将你踢死！莫非做了和尚，前事就可一笔勾销？你快还我爹爹命来！”说着，她已舞动手中黑剑，向矮胖和尚杀奔过去。那和尚正是当年打死冯小小之父，湘西卧龙冯大山的姚慈悲。无爱大师将他收为徒之后，赐法号点灯子。取点起明灯，照亮苦海之意。

冯小小攻势虽然凌厉，点灯子却不疾不忙，一一化开，显得游刃有余。他只是避让自保，不求伤人，否则冯小小早已抵敌不住。想必他两个先就斗过不少回合，冯小小招架不住，这才逃跑。

无爱大师道：“女施主杀气太重，草菅人命，枉自加深来世罪孽。请随同老僧云游几月，参悟佛法，走上正途。迷而知返，善莫大焉！”

书生也道：“冯小姐想必还认得秀才？大师金玉良言，小姐就住了手吧！”他哪里知道冯小小杀人如麻的事。

冯小小叫道：“老和尚好没脸皮！你男我女，叫我跟你走干什么？世上男子，只我师哥一个是好人，其余我都只当他是猪是狗！”

点灯子怒道：“你竟敢骂我师父？”欺近身去，打了冯小小一个耳光。冯小小气急败坏，右手黑剑，左手骷髅，形同拼命一般攻打点灯子。只可惜点灯子身法极快，近不了他身。

无爱大师道：“点亮明灯，照遍苦海。你慢慢度她，不可动手打人。”

点灯子忙道：“弟子知罪！请师父宽谅！”

冯小小大骂道：“地萝卜，矮冬瓜！丑得新鲜！你算什么东西。有面皮指责我杀人？我师哥被人害死，扔下我孤零零的，好不凄惨！就算把世上活人统统杀光，还是解不了我心头之恨！周行空，你这恶人！不要跑远了！待会跟你决一死战！”

周行空笑道：“小姐屡次害我，也算出了气了。得饶人处且饶人，何必穷追不舍？”他见冯小小背朝这边，正与点灯子斗到了酣处，便不动声色，踏前两步，猛地飞脚往她腰部踢去。

忽然脚上一麻，却又不甚疼痛。周行空正在诧异，只听无爱大师说道：“救人一命，如造佛塔，岂可妄动杀心？”他正与书生谈起别后诸事，并未看到自己偷袭冯小小，怎地会点了脚上穴道？

周行空好不尴尬，向无爱大师躬身道：“大师慈悲为怀，在下好生感动。”心想大和尚武功果然厉害，眼睛也尖，不知用什么手法阻了我那一脚。可惜我双掌受伤。否则暗暗发出掌力功向恶婆，大师怎能知道？

点灯子叫道：“女施主好不可恶！人家男婚女嫁，洞房花烛，你却跑去将男的杀了！人家骂你几句，你竟将他一家老小一十三口，尽数杀光！师父！如此恶人，还超度她做什么？干脆让弟子降妖伏魔算了！”

冯小小仍在恶言相骂，分毫不让。

无爱大师微微叹气，没有出声。点灯子见他师父默许，立即反攻冯小小，招招狠辣，直取要害。冯小小招架不住，转身夺路逃命。却见周行空双手笼袖，默默站在路中，也不

知那木盒毒着了他没有，便举剑刺向周行空咽喉。周行空身子一侧，避过那剑，随即又拦在路中。

点灯子疾步上前，向冯小小头顶挥掌就要劈下，忽听大师书生二人同时喊道：“且慢！”书生跑了过来。点灯子眼明手快，早点了冯小小几处穴道，顿时她已动弹不得。

冯小小叫道：“不要脸的臭男人！三个男人欺我一个，日后必遭雷打死！”说时，她大声哭道，“师哥啊！你撇下我一人，不管我了，不背我了，不保护我了！这世上好多恶人都欺负我！师哥！只恨小小武功不济，报不了你的大仇啊！”说时，她手抚司马头颅，涕泪滂沱。低下头去，长发垂在胸前，模样十分骇人。

书生心中伤感，想起司马报仇为人忠厚，实在死得可惜。不觉瞥了周行空一眼，见他默默无语，可怜巴巴地袖手一旁，不知他毒性发作得如何，倒也不忍骂他，只是温言劝慰冯小小道：“司马兄弟英年早逝，难怪小姐伤心。但人死不能复活，小姐也不必总是惦念旧事……”猛想到自己念念不忘公孙玉，岂非也是惦念旧事？面上一发热，话也就没有说完。

书生停停又道：“司马兄弟为人忠厚宽爱，小姐若是真的怀念他，便当多行善事，仁义当头，岂可凭了武功滥杀无辜？司马兄弟地下有知，也会不安……”

点灯子道：“恶有恶报。女施主武功高强，平常百姓如何挡得住你？今日若不是师父和我拦住你，只怕荆州城里会血流成河呢！”

冯小小骂道：“丑冬瓜！你杀了我爹爹，也会恶有恶报的！迟早要砍掉你那丑脑壳！”